

郁達夫檳城遊釀婚變(上)

劉 昌 博

——馬來西亞搜祕記之六

一夜鄉愁眠未得

「故園歸去已無家，傳舍名留炎海涯；一夜鄉愁眠未得，隔窗聽唱後庭花。」

這是我國三十年代傑出的頹廢派、浪漫派大師郁達夫，於民國二十八年元旦日，從新加坡抵達馬來西亞北方名城檳榔嶼，見隔鄰有一家名叫杭州的大飯店，店內歌舞聲喧，徹夜不輟；因而使異國遊子的郁達夫鄉愁繁懷、輾轉反側，不能成寐。於是，乃用謝枏得武夷山中詩，吟成一絕。

現今，檳榔嶼這一家曾經令郁達夫「一夜鄉愁眠未得，隔窗聽唱後庭花」的杭州大飯店，已淪為第三流小旅社，它陳舊的房舍，簡陋的佈置，美人遲暮，不復當年的盛況了。目前，檳榔嶼的大飯店，如我住過的國聯和馬來西亞，以及五洲、東方、國賓、國際、美倫，莫不樓高十層以

上。尤其是美倫大酒店，高十四層，既在市區中心，又靠近舊關仔海港碼頭，其頂樓是檳榔嶼唯一的旋轉式咖啡廳；坐在廳內啜飲咖啡，視線隨着旋轉廳而緩慢地移轉，全嶼夜景，盡入眼底。且每家大飯店和大酒店內，皆設有舞廳、酒吧及餐廳，有台灣的女歌星駐唱。如果，郁達夫死而復生，舊地重遊，不知又有幾多感觸？吟成幾多佳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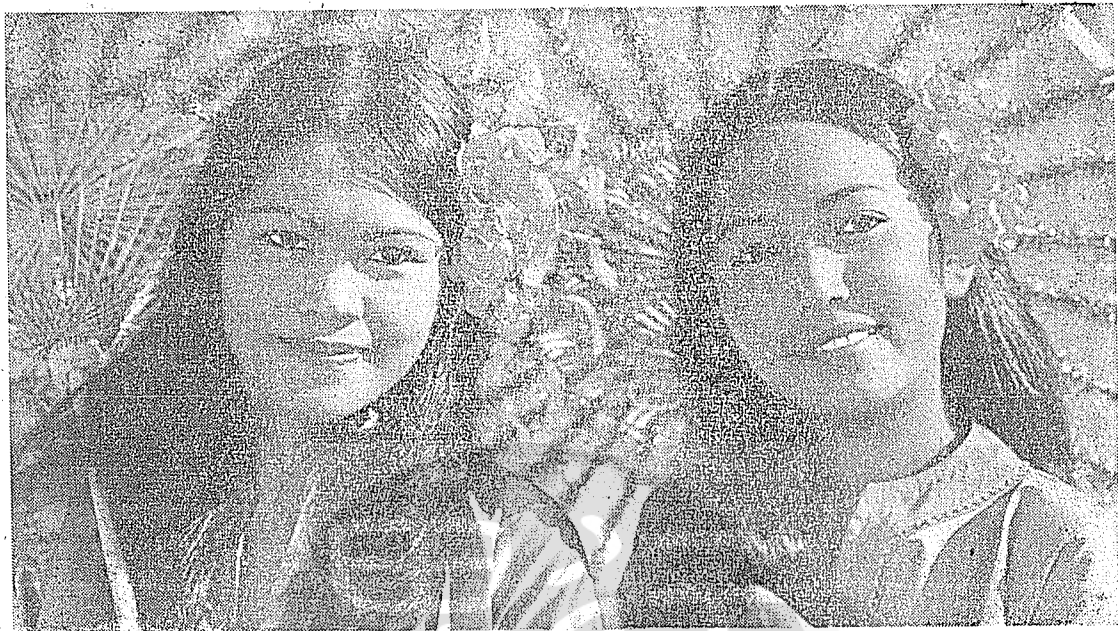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事變後，我全國軍民掀起了神聖的抗日戰爭；郁達夫一家跟許多中國人一樣飽嘗顛沛流離之苦，更不幸的是他又遭逢「家庭事變」，心境比黃蓮還苦三分。這兩個「事變」，前一個事變——蘆溝橋——是國仇，後一個事變是家恨；同樣使他悲痛、憤恨、羞辱和瘋狂。此一兩年期間，郁達夫心情悵鬱，落落寡歡，消失了「浪漫」的風姿，頻添了「頹廢」的況味。

九州鑄鐵終成恨

郁達夫那位風華絕代，有「杭州美人」之譽的嬌妻王映霞，傳聞「紅杏出牆」出了「九州鑄鐵終成恨，一飯論交竟自嫌」的緋聞。這檔子事兒，使一向愛面子的郁達夫，在國內文壇抬不起頭，自感「混」不下去了。他在一怒之下，答應了新加坡星洲日報的聘請，主編副刊，抱定了「作海外宣傳」的職志；這是民國二十七年冬天的事情。誰知他的「去國」之行，竟然跟李後主一般的結果：「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終而「一去不復返」了！

郁達夫偕妻王映霞及其子，從福州起程，取道香港乘輪前往南洋，他在「檳城（即檳榔嶼）三宿記」一文中說：

「回想起半年來，退出武漢、漫遊湘西贛北、復轉長沙，再至福州住下。其後忽得胡氏兆祥報來南洋之電，匆促買舟偷渡廈門海角；由香港而星洲，由星洲而檳嶼，間關幾萬里，閱時五十日，風塵僕僕，魂夢搖搖，忽而到這沉靜、安閒



扮打裝盛的們她是這，女少城檳的「餘有戀」夫達郁使

、整齊、舒適的小島來一住，真像是在做夢。此番之下南洋，本來為星洲日報編副刊來的；但是十二月廿八日到星洲，兩日過後便是假日；因而有常來檳嶼一遊……。」

忍寒還耐五更風

他於十二月廿八日初抵星洲時，詩興又大發了，曾有「抵星洲感賦」律詩一首：

「生同小草恩酬國，志切狂夫敢憶家；張祿有心逃魏辱，文姬無奈咽胡茄。寧辜宋里東鄰意，忍葉吳王舊苑花；不欲金盤收覆水，為誰憔悴客天涯。」

郁達夫志切報國，不甘受辱的節操，溢於言表。因他有三天的新年假期，乃於二十九日北上，在途中行三日，至民國二十八年元旦到達檳榔嶼，在車中忽聞汪精衛在河內發出艷電，主張與日本人罷戰言和。郁達夫大不以為然，激於氣憤，熱血沸騰之下，在將抵檳榔嶼的車中賦詩一首；同車友人不僅欽讚他的愛國情殷，且對他的敏捷的才思，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是一首七言律詩：

「飛車高臥過垂虹，草驛燈

昏似夢中；許國敢辭千里役，忍寒還耐五更風。神州舊恨遺徐福，南粵新謠怨蒯通；捲土重來應有日，俊傑子弟滿江東。」

從詩中揣知，郁達夫是於民國廿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從星洲乘車北上，至民國廿八年元旦始抵北海，然後搭乘渡輪過海到檳榔嶼。因他在途歷時三日，不是乘飛機，更不是沿麻六甲海峽坐輪船北行；否則不會有「飛車高臥過垂虹，草驛燈昏似夢中」之句了。

這次北遊檳榔嶼，郁達夫沒有帶妻子王映霞及其子同行，致有「忍寒還耐五更風」這一句；因當時王映霞已和他「貌合神離」。不是日寇侵華，戰禍遍及江南，他倆不會相偕遠行的。

時而狂熱又暴雨

王映霞為何不隨夫偕遊檳榔嶼？讀過王映霞的三篇「答辯書簡」，即知她是勉強隨郁達夫到星洲；於兵荒馬亂，烽火餘生，舟車勞頓之次，那有心情再伴「同床異夢」的丈夫遊山玩水呢？她在「答辯書簡」之二，其中有一段說：「……他（指郁達夫）已佈好陣網，等我到閩之日即決定星洲之行。」

在「一封長信的開始」中，王映霞曾述說：「……這，在武漢時你（指郁達夫）的千求百順的騙我到湘西，用七八次急電催我到福州，到福州後的誘我南來（指星洲），與南來後你的變態，你的更甚的精神上虐待，都在為你證明了，證明了你的用心，證明了你的在國內不敢胡言亂道的原因。……。」

王映霞在「請看事實」一文中，說得更加露骨……一個人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也居然會允許平日所不能允許的事件的，我的能來星洲就是一例。……星洲的天氣，正象徵了我們這位浪人的性格，時而狂熱，時而暴雨，但在我們這望中的淡淡秋陽，絲絲微雨，將從何處去尋求？天時、人事，都與我的心境距離得遙遠了；所以我雖不敢有葬身錢塘江的奢念，但也不致與善變的詩人一樣，有時是『鴛鴦綠須傍岳墳』，有時也可變為『新營生壙在星洲』的空想。在最近的將來，或將買舟歸去也……」

郁達夫發表有名的「毀家詩紀」後，王映霞深表不滿，乃提出三篇「答辯書簡」，當那篇「

請看事實」於大風旬刊發表之後不久，她便與郁達夫離婚了。

毀家詩紀毀自家

自從郁、王在杭州的新居「風雨茅廬」建成不久，他們的婚姻生活就處於漫天「風雨」中，他們的愛情彷彿風雨中的「茅廬」，經不起考驗。雙方離而復合的勉強的星洲之行，更使他們結婚十二年的婚姻觸礁，郁達夫「毀家詩紀」是他們婚姻的催命符；王映霞針對它發表的「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兩封公開信，使郁達夫十二年前所寫的「日記九種」失去綺美的光澤；從此二人勞燕分飛。

所以，郁達夫初抵星洲之日，有「寧辜宋里東鄉意，忍棄吳王舊苑花；不欲金盤收覆水，為誰憔悴客天涯」之句。因王映霞無心隨他北行，郁於初抵檳榔嶼時，乃有「一夜鄉愁眠未得」的感嘆。

這時的星洲——新加坡尚未獨立，僅是在英國人統治下，屬於馬來西亞聯邦中之一邦；無論在商業、市容、繁榮及享樂上，均遠不及檳榔嶼。所以，郁達夫一到檳榔嶼就有「……忽而這沉靜、安閒、整齊、舒適的小島來一住，真是像在做夢……」。

郁達夫抵達檳榔嶼後，曾到兩家華文報社——光華日報及星嶺日

報拜訪友好，因他在文壇的知名度很高，大家久仰他的才華；所以，當地新聞文化界人士林連登、許生理、王景成、劉玉水、梁日鑒、蘇承球、魯白野、李月樵、蕭遙夫、黃堯、蕭公長、陶然、楚瑾、駱文華、許得利、王文檀等人設宴歡迎他。

檳榔嶼的山光水色，名利勝景甚多，郁達夫可能是因「家庭事件」心情不佳，或是文人雅士飲宴太忙，他在三宿檳城的期間，遊覽的勝蹟甚少；惟獨對檳榔嶼最高的升旗山印象深刻，有兩首七言絕句記述升旗山之遊。

新營生壙在星洲

升旗山海拔二千七百二十四呎，有纜車可登山；郁達夫在友好的陪同下登山時，恰是一個陰天，峯頂雲封霧鎖，視野不遠闊，但見山上菊花方開，一時詩興大發，乃有：

「好山多半被雲遮，北望中原路正賒；高處半旗風日淡，南天冬盡見秋花。」

那一天和郁達夫同遊的友好楚瑾說：升旗山雲霧瀾漫，看不到它的真面目，有似廬山。於是他們才思敏捷的浪漫詩人，靈感沛至，又吟成七絕句一首：

「匡廬曾記當年遊，掛席名山孟氏舟；誰分倉皇南渡日，一瓢猶得住瀛洲。」

郁達夫在檳榔嶼之遊，所寫的上述七言絕句



本文作者劉昌博教授在檳城的升旗山上和一位熟讀郁達夫詩詞而害羞的馬來西亞少女談話。

詩，分別在馬來西亞檳城的光華日報、檳城日報及星洲日報發表後，引起南洋各地詩人共鳴，和者如雲；因而更觸發了他的雅興，再以前述三首詩原韻，又作三首詩郵寄香港出版的「大風旬刊」編輯陸丹林，表明他在馬來西亞的心境：

(一)、「歸去西湖夢裡家，衣冠憔悴滯天涯；沈園可有春消息，憶煞橋邊野草花。」

(二)、「縱移團扇面難遮，曳尾塗中計尚賒；新得天隨消遣去，青泥梳剔濯蓮花。」

(三)、「投荒大似屈原遊，不是逍遙范蠡舟；忍淚報君君莫笑，新營生壙在星洲。」

不是逍遙范蠡舟

這三首詩是遊罷檳榔嶼，回到星洲後所作，字裡行間，充滿了鄉愁、落寞、羞憤、幽怨、失望等莫可奈何的情緒，潦倒的外貌加上頹廢的心境。因而，才有「歸去西湖夢裡家」的鄉愁，「衣冠憔悴滯天涯」的潦倒；才有「縱移團扇面難遮，曳尾塗中計尚賒」的幽怨和羞憤。

尤其是第三首詩，道出其內心的痛苦，彷彿行吟澤畔，放逐湘江的屈原；他雖然和他有「杭州美人」之譽的嬌妻王映霞來到三面環海的星洲，已不復有當年范蠡偕同西施泛舟江湖之上的逍遙和瀟灑了。他於失望之極、幻滅之至，血淚交流的，悲憤填膺的，「鴛塚終須傍岳墳」的綺夢

成空，只好「新營生壙在星洲」了。

郁達夫的這首詩，就詩而論，感人肺腑，擲地作金石聲，可流傳後世的名作。但這首詩，對當時的王映霞來說，無異一把利刃刺進她嬌嫩的心胸；所以，她在「請看事實」一文中，特別加以譏諷。

她在檳榔嶼、新加坡、吉隆坡、怡保、麻六甲等馬來半島的通都大邑旅遊時；發現許多華人青年，都能背誦這首一字一淚的好詩。

在郁達夫到檳城時，這個「東方花園」的面貌若何？旅居檳榔嶼多年，在當地鍾靈中學高中部執教的作家陶然先生，在「五十年來的檳城社會側寫」一文中說：

「……從一九二八年起到一九四〇年止，這十二年中由於中國政局不安定，有大批知識份子南渡到馬來西亞來；星加坡吸收了其大部份，小部份便到了檳城。他們在檳城安頓下來，從此以檳城為家，聚妻生子，無形中替檳城添加了不少人丁。」

三宿檳城戀有餘

「……檳城的人民也從此轉變了他們的娛樂方向，以前談娛樂不是遊山、就是玩水。……但現在他們的興趣轉變了，他們寧願將他們的金錢消耗於遊藝場，消耗於電影院，更甚的自從跳舞廳崛起，年青小伙子懂得了如何消磨夜生活。……不管怎樣，妓館、鴉片公賣、電影院、遊藝場以及跳舞場等，都算大都市中不可或缺之點綴，它們替東方花園帶來了繁榮。」

「……郁達夫來此一東方花園走馬看花了一遍，就發出『三宿檳城戀有餘』的嘆聲來……」

由於，郁達夫單獨來到歌舞聲喧，紙醉金迷的檳城，且「三宿」皆住在「歌舞不絕」的杭州大飯店隔鄰；後來又有「三宿檳城戀有餘」的嘆聲。王映霞沒有同來，當然會想到以「浪漫派大師」名世的郁達夫的「戀有餘」是何所指了？

不同床來又異夢

總之，郁、王的婚姻關係，自從杭州的「風雨茅廬」落成時起，就開始風雨飄搖。但他們感情的惡化，則自郁達夫的「三宿檳城戀有餘」之後，肇其端的；從此王映霞對郁達夫更不諒解，且埋怨帶她到人生地疏的星洲來。

郁、王到達星洲後，在新加坡中崙魯一小小樓定居。郁達夫担任星洲日報的「晨星」副刊主編，還另兼編了三個刊物，即是星洲畫報，華僑週報及星洲半月刊。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是浙江名士，書香門第，家學淵源，國學根底不差，因而，也主編星洲日報的婦女版。

當郁達夫在檳城「三宿」的前後七首詩發表後，尤其是在寄給香港大風旬刊編輯陸丹林的三首詩公諸於世後；郁、王二人的感情已正面衝突，他倆人鬧到「同居」而不「同房」的地步，真是既不「同牀」而又「異夢」。

這一時期，大約是民國二十八年元月至二月間，郁達夫在苦悶、消沉、徬徨、頹廢中過日子，生命充滿死寂的灰色，整天以酒消愁，結果愁

上加愁。於是，他在自欺自慰，自怨自悲的神經質的幻想下，喝着烈酒，噙着熱淚，嘔着心血，絞着腦汁，吸着一枝接一枝的香煙，強自忍住內心彷彿「一江春水」似的痛苦，寫下了血淚凝結的詩篇——「毀家詩紀」。

地老天荒此時情

郁達夫舊文學的基礎很好，其作品最成功的不是小說、散文，日記和遊記，而是詩和詞。他的詩和詞足可傳世，只是過份的渲染烘托而失諸真實，他的「毀家詩紀」，也有過份渲染的地方。

這篇「毀家詩紀」有詩十九首、詞一闕，發表於民國二十八年三月香港出版的大風旬刊第三十期，轟動文壇，郁、王婚變的緋聞，騰傳於海內外。

尤其，王映霞讀到這些詩，憤慨萬分，神經都快爆炸了；內中有幾首使她咬牙切齒，認為郁達夫在血口噴人，例如左列幾首即是：

「寒風陣陣雨瀟瀟，千里行人去路遙；不是有家歸未得，鴛鴦已佔鳳凰巢。」

。（原詩紀第四首）

「鳳去台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愁教曉日穿金縷，故綉重幃護玉堂。碧落有星爛昴宿，殘宵無夢到橫塘；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

。（原詩紀第八首）

「貧賤原知是禍胎，蘇秦初不慕顏回；九州鑄鐵終成錯，一飯論交竟自媒。」

。水覆全盤收半勺，香殘心篆看全灰；明年陌上花開日，怕聽人歌緩緩來。」

。（原詩紀第十二首）

「急管繁絃唱渭城，愁如大海酒邊生；歌翻挑葉臨官渡，曲比紅兒憶小名。君去我來他日訟，天荒地老此時情；禪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帶水行？」

。（原詩紀第十五首）

「一紙書來感不盡，埋頭長夜帶愁吟；誰知元鳥分飛日，猶勝冤禽未死心。祕意着人原瑟瑟，侯門似海故沈沈；沈園舊恨從頭數，淚透蕭郎蜀錦衾。」

。（原詩紀第十九首）

賀新郎

「憂患餘生矣，縱盡傾錢塘潮水，奇

羞難洗。欲迫江東無面目，曳尾塗中當死。恥說與，衙門牆茨。親見桑中遺芍藥，學青盲，假作癡聾耳。姑忍辱，毋多事。匈奴未滅家何恃？且由他，鶯鶯燕燕，私歡彌子。留取吳鉤拚大敵，寶劍豈能輕試？殲小醜，自容易。別有戴天仇恨在，國倘亡，妻妾寧非妓？先逐寇，再驅雉。」

這一首首的詩，對郁達夫來說或許是一次淋漓盡致的發洩；但對王映霞來說無異一枝枝的毒箭，射向她的心窩；由於，是曾經委身相愛的丈夫發射的，其痛苦，其憤怒之狀，可想而知。因而，這些詩對他們二人早已貌合神離的婚姻生活如雪上加霜；彷彿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地震，掀毀了原本極為脆弱的「風雨茅廬」似的家庭基石。

彰 化 銀 行

竭誠為您服務！

國內營業網遍佈全省各地國外通匯行
六百餘家遍及自由
世界歡迎光臨賜顧

營業項目

存款、放款、匯兌
外匯、倉庫、代理

總行：台北市中自路由二段三號

電話：二二〇〇至二二〇一

三三〇〇至三三〇一

台北辦公室：北市衡陽路八號

電話：三七一一至三七一一

三七一一至三七一一